

幽径深深情难再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蒲宁的作品在人生观, 尤其是爱情观方面很有独特之处。从 20 年代中期起, 爱的主题就成了他作品中的永恒主题。蒲宁作品中的爱情形象是一种特殊的灵与肉的结合体。作家让主人公尝到了爱的欢乐, 也使他们失去幸福、希望乃至生命。蒲宁采用封闭式的叙事结构来描写主人公的爱情故事, 以此来感叹爱情难以把握、生命难以驾驭、幸福又有尽期。爱情小说集命名为《幽暗的林间小径》并非偶然, 这里指的就是黑暗的、充满悲剧的、幽深神秘的爱情迷宫。

关键词: 爱情; 死亡; 幸福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193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凡·蒲宁不但继承了俄罗斯 19 世纪文学辉煌时期的光荣传统古典作家的传统, 同时又开辟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他的作品在人生观, 尤其是爱情观方面有着其独特的见解。

从 20 年代中期起, 爱的主题就在他的作品中占了上风, 而到了 30 年代末期和 40 年代, 爱情描写则成了主要的内容。蒲宁 20 年代最长的一部短篇是《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主人公爱上了一名女演员, 这一爱情使他备受折磨, 整个爱情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和悲剧性的内容。毫无疑问, 蒲宁在《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中再现了他少年时期对叶列茨城医生的女儿帕先科的痛苦爱情。我们知道, 帕先科曾主动向蒲宁表白了爱情, 但她又总是对自己的感情不自信, 并且反过来责怪蒲宁对她爱得不够。她无法从自身混乱的感情中摆脱出来, 对蒲宁的信也常常不予理睬, 或是不情愿回信, 最终离开了蒲宁, 选择了另一个人。蒲宁当时几乎处于自杀的边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愤怒的绝望转为了阵阵的柔情和宽恕, 并伴随强烈的妒忌之情。在叶拉金和索斯诺夫斯卡娅的关系中, 男主人公强烈的感情, 从最初的冷漠转为绝望和突然爆发出的柔情, 都是蒲宁自我感情的真实写照(在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和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一生》中的情况亦是如此)。男主人公的妒忌不仅是自然的,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女主人公经常做出一些导致这种结果的举动。蒲宁发挥了一个他已孕育了很久的想法, 即在经常引起男性强烈的妒忌心理(同样包括强烈的爱情)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一类女人典型的天性。这类女人总是令人疑惑不解, 人们很难弄懂她们, 而她们也弄不懂自己。这些女人具有叛逆心理, 心情多变, 举止无一定之规, 精神上尚未定型。她们总是在折磨自己, 同时也折磨别人。只有像骑兵少尉叶拉金这样注重感情而又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男人才会迷恋上矫揉造作、歇斯底里的索斯诺夫斯卡娅之类的女人。爱情与死亡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米佳的爱情》中也有表露。蒲宁在这篇故事中揭示了世间所有爱情的悲剧, 他以震撼人心的笔触展现了可怕的、敌对于人的、魔鬼般的性自然力。

1937年蒲宁完成了一部兼具哲理性、评论性的回忆录《托尔斯泰的解脱》。在这本书里，他对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他的人生及人格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论，并表述了其由来已久的有关生与死的想法，关于人在充满奥秘的世界中生存的意义。蒲宁坚决反对托尔斯泰远离生活的“出世”思想，认为，不该远离现实，也不该停止生存，而是应该使生活本身及其宝贵的瞬间、使人在地球上所感受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永远地保存下来。这构成了蒲宁的信念。耐人寻味的是，托尔斯泰所说过的话中，蒲宁恰恰记住的是下面几句：“生活中没有幸福，有的只是幸福闪光的瞬间，要珍视它们，感受它们”。这些幸福闪光的瞬间、美好的时刻可以装饰人的一生。在蒲宁看来，这就是爱情，就是生活。“幸福的时刻会消逝，但是应该，也必须设法把某些东西保留下来，以同死亡、同蔷薇花的凋谢相抗争。”（《题词》）他要写一本奉献给人类“幸福闪光”的书，这本书便是后来被评论家称为“爱情百科全书”的《幽暗的林间小径》。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在技巧上最圆熟的一个集子……”。这些作品无论就它们的独创性、多样性、洗炼性、艺术魅力、内在和外在的美来说，都是出类拔萃的。”（И.Бунин 1984：513）《幽暗的林间小径》这一系列故事中作者所表达的世界观、情调、小说结构、描写风格都很接近，作家借《海因里希》中的男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艺术信条：“著者有充分的权力利用其文笔大胆地描述爱情和热恋中的男女。”所以他在这部书中做了一个艺术上史无前例的大胆尝试：本书收入的37篇故事中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但它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读完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读者的感觉不仅没有被钝化，反而得到了加强，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情感和活力。

蒲宁的大部分作品中的爱情是一种特殊的灵与肉的结合体。蒲宁认为，不经过肉体上的爱是上升不到精神境界的，所有和性有关的都是纯洁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显得隐秘，甚至神圣，所以他在小说中对两情相悦时的情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犹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克莱采奏鸣曲》等作品中，女性全然没有过错。他更不像果戈理，在作品中对女性保持一种戒备、不接受的态度。在短篇故事《圣徒》中，老头阿尔谢尼奇向两个孩子讲述了基督教伪经中的一个名叫叶列娜的放荡女人的生平故事，后者进了修道院以祈求上帝宽恕她的罪过。当她身上已怀上了爱情的结晶被发现后（她正是爱上了一位“客人”，而放弃了赚钱的行当），她被撵出了修道院，冻死在林子里。此前，一位教会的写生画家曾按她的样子来描绘圣母的神像，他得知叶列娜从前的罪过后，没敢描绘出圣像的光环。奇迹出现了：人们在林子里发现了抱着死婴的叶列娜的尸体，她的头部周围焕发出火红色的光环。后来，正如阿尔谢尼奇热情洋溢地说的：“人们恭恭敬敬地为死者举行了安魂祈祷并像安葬圣尸一样将她葬在教堂里，甚至连同婴儿一起安葬，并且人们含着眼泪吻她的手……这里也许人们会想起圣徒在惩罚我们：要记住，他说，爱情可以掩盖无数的严重罪过。”叙述者的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爱情对蒲宁来说有一种诱人的力量，所以蒲宁使爱情诗意化，同时又对隐藏在爱情背后的黑暗力量感到恐惧。在《圣徒》中作家把爱情作为生活中一种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来加以赞扬。

蒲宁恰到好处而又大胆、坦诚地描写了爱情，他的主人公以一种使人难以相信的力量去爱对方。他们的行为绝对没有逻辑，他们逾越道德规范，超出了日常生活的框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对蒲宁来说是某种真正爱情的特征，因为通常的道德规范是为人们确定的一种程式化的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没有真实生活的自然力量。在作品中，作家所感兴趣的是两个人关系中极富奥妙的东西，其中有最富有诗情画意的崇高感受（《露霞》、《娜达莉》），有相互矛盾、奇怪的感情（《缪斯》），有正常的欲望和情感（《亲家母》、《开端》），还有低下的动物性本能的强烈表现（《克拉拉小姐》、《客人》），有充满仇恨的爱（《沙拉托夫船》），还有肉体上虽然相互吸引、但性格和精神上无法接受的爱（《塔尼娅》）。

蒲宁认为，世界是一个深渊，是泥潭，人的生活就像行驶在海浪中的船壳，是微不足道的，随时都有不测风险。旧金山来的先生纵有万贯家产，也逃避不了死神。“生活就是肮脏

的小酒馆中枯燥无味的冬日，仅此而已，”《阿强的梦》中的船长如此评判说。那么这种无奈的生活有没有出路？有没有幸福呢？蒲宁认为，幸福就在真正的凡间爱情中，这是一种“凡间”和“上天”的和谐。这样的爱情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虽然这幸福就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在《幽暗的林间小径》中，爱情总是很短暂的，不仅如此，爱情越强烈，夭折得就越快，夭折并不等于死亡，而将在人的记忆和一生中留下印迹。曾经吸引主人公的爱情，将永远占据他（她）的心灵。女店主娜杰日达（短篇故事《幽暗的林间小径》）说道：“每个人的青春都会过去，可爱情却是另外一回事。”她一辈子都珍藏着对老爷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爱，虽然30年前后者心狠手辣地将她抛弃。偶然相见时，他竟不能理解娜杰日达的情感，奇怪凭她当年的漂亮怎么会嫁不出去。娜杰日达恰恰是为他守了一辈子，多少年过去了，她始终是独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了，而娜杰日达却永远留在自己的客店里，诚然她此刻的心里是酸楚的，但她曾经拥有过如此强烈的感情、那么多的快乐与幸福，以至于终身不能忘怀，爱对她来说就是幸福。故事《金黄鹑》中的主人公说：“我把这痛苦当做巨大的幸福铭记在心，在这个痛苦中也许有比幸福的日子更多的幸福。”而故事《寒冷的秋天》里的女主人公在将未婚夫送往前线后（他一个月后就阵亡了），不仅在以后历尽沧桑的30年中心中保留着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甚至认为在她的一生中只存在那个相互告别的“寒秋的夜晚”，而“其余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女主人公那种对命运的顺从、无奈与冷漠。

在作品中，蒲宁只让主人公尝到禁果，并享受到了爱情的欢乐，然后使之分离、失去幸福、希望甚至生命，以此说明幸福是不可能永恒的。加丽亚·甘斯卡亚服毒自杀，海因里希被妒火中烧的情人枪杀，《露霞》中的一对恋人被露霞歇斯底里的母亲拆散，《中暑》则表现了过于强烈以至于不能持续的爱情。两个相爱的人都清楚，如果他们继续交往，把各自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么那种使双方感到惊奇、神秘的中暑般的感觉就会消失殆尽。

蒲宁笔下的爱情大都没有进入家庭轨道，男女双方未能缔结幸福的婚姻。《娜达莉》中的男主人公同时爱上了两个姑娘，然而他并没有和其中的任何一个去寻找家庭的幸福。在《海因里希》中有众多外表、性格迥然不同的女性，但男主人公依然是孤独一人，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作家认为：“是凡强烈的、超凡脱俗的爱情都具有一个特征：似乎要避免结婚。”（《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他使自己的主人公失去了永恒的幸福，因为读者已习惯于永恒的幸福，这种习惯会使爱流于平淡，导致爱的丧失。平凡的爱情不会比真挚的、闪电式的爱情更美好。短篇故事《幽暗的林间小径》中的男主人公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女奴娜杰日达结合在一起，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但他并没有获得幸福，妻子背叛了他，儿子是一个败家子、无赖，家庭本身成了最司空见惯的、庸俗的家庭。然而，尽管爱情短暂，但却永存在男女主人公的记忆中，因为这爱曾在生活中犹如昙花一现。在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第五部《丽卡》中，阿列克谢与丽卡由相爱到结婚，婚后由于阿列克谢自我满足及公务的繁忙，两人感情逐渐降温，丽卡忍受不了阿列克谢的冷落，终于忧郁成疾而死。作者认为丽卡和阿列克谢既然已没有了爱情，便只能以死来结束这段爱情生活。也许只有死，才能挽回失落的情感，逝去的才会永存。没有爱的生活对蒲宁来说会变得毫无意义。在短篇故事《生活之杯》中，由于缺乏爱，主要人物的生活极其无聊。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在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爱上了正教学校的学生基尔·约尔丹斯基，然而她却把这份爱葬入了心底。造化弄人，她阴错阳差地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平庸无味、衣着考究的小职员谢列霍夫，只得过一种逆来顺受的生活。谢列霍夫与基尔·约尔丹斯基神父相互在名声和事业、地位和财富方面永远作着激烈的竞争，寸步不让，都力求胜过对方，可是在通往坟墓的道路上却巴不得对方先行，这使得他们的内心更加空虚。两人对对方恨之入骨，鄙视各自的妻子，对她们淡漠得视若无睹。谢列霍夫更是心胸狭隘，妒心极强，婚后一直都因基尔神父而猜忌妻子，几乎不跟妻子讲话。30年来几位主人公都是在庸俗、无聊的生活中度过，如同行尸走肉。女主人公动辄要流泪、伤感，最后只剩下一个愿望：巴望自己名下能有幢房子。而她年轻时的

另一个崇拜者——戈里宗托夫的存在使生活变得更加暗淡。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倾其全力于延长寿命。为此首先必须绝对禁止与女人房事乃至交往。戈里宗托夫决定把自己的骨骼卖给解剖室用作科学研究来换得为延长生命所需的费用，这一决定具有象征意义，使得书中人物的生活不仅无聊，而且荒诞。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书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生活之杯”原来却是空的。根据蒲宁的观点，在生活中，拥有了爱才能拥有完整的幸福。人的整个一生只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就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对蒲宁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生存的快乐，另一方面即妨碍感受完整的快乐的一切东西。这种完整性首先经过对爱的感受，这爱如同死亡一样强烈。作家对具有无限权力的残酷的爱进行了思考并获得了强烈的感受。

在蒲宁看来，爱情是一种对人有无限权力和魔力的东西。爱不仅是一种内心的状态，而且是在性与肉体方面存在着的一种黑暗力量。爱是一种欢乐，同时也是一种悲剧。《伊格纳特》、《儿子》、《阿强的梦》等描写的就是这种爱。《儿子》中人到中年的马洛夫人与一个 19 岁的年轻人双双坠入情网，两人宁可用生命来换取一度良宵。《阿强的梦》中的船长揭示了爱的悲剧：“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关键在于你爱上一个人后，谁也无法使你相信你所爱的人可能并不爱你。”不仅是书中的人物，而且作者本人也是这样理解的：人不可能不痛苦。人无力摆脱自己的痛苦，没有权力消除爱的苦恼。难怪《阿强的梦》中的船长说：“太元圣母，万象都由她所化生，也均由她所吞噬，她一边吞噬，一边重又化生万象，换句话说，万物均各有其道，此道是任何它物都不得加以违逆的。可我们呢，却时时刻刻加以违逆，我们时时刻刻想扭转，比方说吧，我们所爱的女人的心，而且不仅女人，还想把整个乾坤都按我们心意扭转过来，阿强，生活在世界上是可怕的。”这里作者通过感觉、知觉对掌握世界的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揭示的是一种本能的爱、凡间的肉欲，所以作家并不认为爱有时是包含着罪恶的。在著名的短篇小说《轻盈的气息》中，奥丽娅·梅谢尔斯卡娅因为轻佻而丧命，但她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富有诗意的东西——轻盈的气息。这一细节并非偶然：每星期天有一位矮小的女人来到梅谢尔斯卡娅的墓前，她是死去的姑娘的级任老师，是一个老处女，“长久以来，一直用某种臆想来替代她的现实生活。奥丽娅·梅谢尔斯卡娅的死激起了她新的幻想。如今，奥丽娅·梅谢尔斯卡娅成了她倾注自己无休无止的想像和感情的对象……轻盈的气息重又在世界上，在白云朵朵的天空中，在料峭的春风中飘荡。”

蒲宁在为自己找依据。虽然这依据给人带来痛苦，但反映的正是人的独特性：爱。爱情是全能的，所以爱没有罪过、禁区 and 分寸。爱是黑暗的、盲目的、不可理喻的，它违背一切，就是上天的力量都无法阻止它。（M.Дунаев 1999: 532）它的到来是可怕，是一种无法阻止的必然的时刻，人们甚至不敢抵抗它。哪怕生活中只出现一次，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人在爱情面前没有选择，注定要成为爱情的奴隶，有时为它失去理智。它给人幸福，同时也使人不幸。不幸的爱不能让它持久并应逃避婚姻。作者始终认为婚姻只能毁了爱情，如短篇小说《大斋的第一个星期一》中，在大斋的第一个星期一的夜晚，女主人公委身于热恋着她的年轻的美男子。尘世间完美的幸福是达不到的，精神上的爱是不可能的，出路就一条：在热火朝天的爱中摆脱一切，遁入空门。这并非是信仰所致，而是一种对现实的恐惧，表明了主人公不善于把握爱情，不善于去承担爱情所赋予的重任，只能逃避生活，这是一种心灵软弱、精神不健全的表现。

蒲宁不去描写地久天长的爱情。他赞同拜伦的观点：为女人死，要比同她生活在一起更容易些。两个相爱的人结合后已经完全是另一种关系。这时已经没有了痛苦，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令人焦虑、压迫的幸福感，因此蒲宁对此不感兴趣。短篇小说《秋千》中年轻的姑娘，改变了要同他所爱的人结婚的初衷，说到：“现有的一切就很好，不会比这再好了。”故事《塔尼娅》中的主人公一想到要他把塔尼娅带走就感到恐惧，尽管他强烈地爱着这个塔尼娅。如果相爱的人力图将他们的生活连结在一起，那么到最后一刻，当所有的人都感到将有一个

圆满的结局时，一定会爆发某种突如其来的横祸，或者出现某种未曾预料的情景，甚至是主人公的死亡，让读者感到意外和沮丧。在露霞和心爱的人约会的时候，露霞患忧郁症的母亲突然持枪出现，导致了恋人永远的分离。《在巴黎》中的男主角“在复活节后的第三天死在地铁的车厢里，当时他正在看报纸，他突然把头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阖上了双眼。”娜达莉“12月因早产死于日内瓦湖畔。”（《娜达莉》）在《海因里希》中，作家让刚尝到爱情欢乐的女主人公死于旧情人的枪下，以此作为故事的结局。在这种封闭式的叙事结构中，主人公的死在读者记忆中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使读者掩卷后依然沉浸在对主人公命运的惋惜中。

蒲宁将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着重指出了爱情与死亡的奇怪联系，(M.Д.Шлаер 1995:58)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变幻无常、对命运无法预测的深切感受和对流亡生活的惆怅。《在巴黎》中，蒲宁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描写了流亡异乡的俄罗斯人的苦楚和孤独的心灵。一段艳遇刚抹平了男主人公心灵的创伤，死神却降临到他的头上。女主人公从墓地回来的那天，“春光明媚，在巴黎柔和天空中，有几朵春日的浮云飘过，万物都说明生活是青春常在的，然而她的生活却已走到了尽头。”生命就在这有限与无限之中繁衍，人也只有在爱情和死亡面前平等。蒲宁感叹爱情难以把握、生命难以驾驭、幸福又有尽期。讲述爱情故事的集子命名为《幽暗的林间小径》并非偶然，这里指的不是荫蔽背光的地方，这里指的是黑暗的、充满悲剧的、幽深神秘的爱情迷宫。尽管系列小说的结尾都充满了悲剧，使人略感凄婉，但读者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明快的感情，因为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光明的力量和真挚的感情。蒲宁的爱情虽像短暂的闪光，但恋人们的心灵却清澈见底，他们的爱刻骨铭心，让人难以忘怀。

蒲宁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同它所表现的人物性格和心理描写是如此的逼真，以至于许多人都断言，似乎蒲宁所写的都是留在他记忆深处的烙印。蒲宁的确从他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中筛选出一些片段。但这通常是在描写女人主公的时候，并且仅仅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具体的情节场合是作家想像出来的产物，这一想像给蒲宁带来了莫大的创作满足感。

蒲宁的作品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他善于极为坦率和细致地描述两性之间最隐秘的关系。为使高度精湛的艺术格调不落入自然主义窠臼，他表达得极有分寸。同时，他又像一个画家和雕塑家用画笔精心刻画出美一样，用最恰当的词语来表现女性全部的美与和谐。在他的爱情小说中，女性的形象占据着主导地位，男主人公则常常作为背景来衬托女主人公的形象和举止。作家通常不描绘男主人公的性格，而更愿意淋漓尽致地描写他们的感情和体验，他们对女人主公是如何地倾慕，他们如何强烈地试图破解女性那不可抵挡的神奇和奥秘。在自己的作品中，蒲宁塑造出一系列靓丽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心地单纯、对爱情至死不渝（《斯捷潘》、《塔尼娅》），有的矫揉造作、行为古怪大胆、前卫（《缪斯》、《安提戈涅》），有的过于早熟，无法控制自己的天性（《卓伊卡和瓦列里娅》、《娜达莉》），有的庸俗贪婪（《克拉拉小姐》），有的天真幼稚（《马德里》）等。其中，每一个形象都栩栩如生。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昔日的俄罗斯，即便有个别情节发生在国外（《在巴黎》、《报复》），故事的主人公也都是些地道的俄罗斯人。

爱情小说集《幽暗的林间小径》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蒲宁全家陷于贫困之中。后来，当蒲宁把此书赠送给季娜伊达·莎霍夫斯卡亚时，他在扉页上写到：“《十日谈》写于瘟疫流行的时候，《幽暗的林间小径》写于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他们竭力想吃掉对方。”在如此悲剧性的时代，此书的含义就是：无论世事有多残酷，人间终有真情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蒲宁的爱情小说无疑是作家一项伟大的功绩，也是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一支奇葩，是一首向往人间真情的歌。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就会有人唱起这支隽永的情歌。

参考文献

- [1]Дунаев М. М. 1999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5[M]. М.
[2]Шлаер М.Д. 1995 Бунин и Набоков: поэтика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A]//И. А. Буни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C]. М.
[3]И. А. Бунин 1984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3, М.

Punin's View on the Aspect of Love

DAI Zhuo-meng

(Russian Colleg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Punin has rather a special 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life, especially on the aspect of love. In his works he combines the problems of soul and body in a special way. The writer makes his heroes test the love's merriments, but at the very last they are losing their happiness, their hopes in the life and also often their lives. Punin displays the love story of the heroes in a closing type of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to show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manipulate their love and to control their life, so a man's (or woman's) happiness is always ending in a short time.

key words: Punin ; love; narrative ; construction; happiness

收稿日期: 2003-06-20

作者简介: 戴卓萌 (1963—), 女, 上海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 博士研究生, 主攻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锐]